

莫言印象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真的是变小了，成了地球村了。那边，几千公里之外，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晚 7 时，瑞典皇家科学院新闻发布会宣布将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瞬间，信息即通过网络同步传至中国的千家万户；而获奖者莫言却在远离大都市的胶东高密老家刚吃完晚饭，领着小外孙女去邻近的二哥家串门呢。就像去年茅盾文学奖公布之时，他也是窝在高密老家，尽享闺女生女、他喜得外孙女的天伦之乐。

若有人问我，对莫言的印象如何，我说，他就是这样低调，不事张扬，越来越能控制内心情感的一个人，一个在创作上想象力狂放不羁，语言行文犀利恣肆，永不固守大胆创新，好些作品甚至超出了读者的阅读经验；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倒是一个胆子不大的人，见到陌生人有些腼腆，夹杂着胶东口音的语调永远慢声轻气的。

认识莫言大约是 1984 年，那时他在北京魏公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那是军旅作家的摇篮，聚集了 35 个来自三军的学员，有的已经发表不少作品，小有名气了，如李存葆、钱钢、李本深、王海鸽，当时使用本名管谟业的莫言默默无闻，在编织着文学梦想。我作为《小说界》编辑到京组稿最喜欢到那里去，可一网打尽一大批作者。也许搞创作的作息习惯与众不同，他们四人一间的宿舍常用床铺横七竖八、“军阀割据”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的私人小空间，我就是在这小空间里与莫言交了朋友，还拿到过他

新创作的一个短篇《石磨》，后发表在 1985 年第 5 期《小说界》上。

到了这批学员将近毕业前夕，莫言发轫了，一部《红高粱家族》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被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后，他的名声与日俱增，而他的故乡情结却越来越浓烈了。

无论他毕业后在军内，还是转业到检察日报社，或是到京城哪个机构，他心目中的地处胶东平原边缘的高密东北乡，永远是他的文学中心舞台。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在这一方生他养他的水土里展开叙事、开掘，向广袤的外界拓展延伸。那一出出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凄凉悲切的人生大剧，一个个浸润着家乡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荒腔大板等民间艺术元素的高密传奇，无不渗透着他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愤世嫉俗的冷色幽默。他关注中国动荡的 20 世纪，演义着一拨又一拨人们的苦难与奋争。于是，就有了《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有了众多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有了散文、影视、话剧作品，他的故乡与他的文学是生生不息、密切相连的。

2004 年末，我与旅日学者毛丹青策划了北海道文学采风之旅，莫言为首席嘉宾，带领一支京沪媒体团队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历时 12 天纵横 3000 里。每在一地活动完后到达下榻处，或餐前或饭后，差不多总要安排一次莫言访谈，大家围他而坐，有提问有记录有摄影。无论是对随行团队，还是在北海道大学讲座、在根据

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暖》基诺影院首映式上，他谈的最多的是他儿时在家乡过年祭祖风俗的忆念，对母亲的感恩，谈动物谈孤独谈战争，谈当年被侵华日军抓去当劳工、在北海道过了 13 年野人生活的非凡老乡刘连仁，谈他写作的种种感受。每每当他谈得深情忘我的时候，从他吐出的团团烟雾里，从他细眯的眼眸中，分明让人看到了他内心情感的丰富、惆怅和纠结。同行者说，莫言很是低调，而他的心却飞翔得很高，其中的落差，藉以弥补的是他永不泯灭的童心和悲悯的情结。

那一天去当别町拜访一位年届 88 岁的俣田老先生，当年发现并救助刘连仁的老猎户，已缠绵病榻多年了。莫言就像代自己的长辈去敬谢一般，他盘坐在榻榻米上，细心地听老先生含混不清的讲叙。当我们上车准备离开的时候，莫言看到老先生脸贴着玻璃窗看着我们，只见他快步下车过去，隔着窗子喊：撒油窝那拉！撒油窝那拉！

前年夏天，莫言应邀来沪参加上海书展，期间他特意抽出一个下午时间，专程去黄浦区工人文化宫与那里的读书组就他的几部长篇小说进行了座谈研讨。这是个有近 40 年历史的读书组织，是在原南市老城厢的一批文学爱好者为基础传承下来的，七八十位与会者大多已是中老年了。莫言很认真地听了大家的发言，不时给予答问，他的平易近人让与会者很是惊喜，至今回忆起来还激动不已。

莫言很欣赏古人常说的澡雪精神，认为这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即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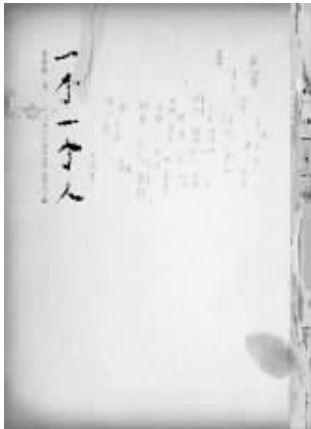
上、头脑中龌龊的沾染了世俗观念的东西用雪洗澡一样洗去，使思想得到升华、净化。我想，与普通人多相处多交流多感同身受，这或许与他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观点相吻合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地看着芸芸众生，然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未必是在替老百姓说话，而是作为一个高等人说话。

当然，莫言也是一个很随性，也懂得享受生活乐趣的人。在北海道期间，只要是住在温泉旅馆里，他不仅每晚必泡，清晨都是六点即起床，独自一人去泡汤。有经验者说，这种早上睡眠惺忪，拎着毛巾去風呂泡个晨澡——朝風呂，正是一天活力的源泉。

记得刚到北海道的当晚第一泡——在十胜川温泉的八楼露天風呂里，莫言泡得兴致极高，他头扎羊肚白巾，竟赤身裸体站立池中，一手叉腰，一手挥向黑黝黝的远方，口中喊道：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周遭彻骨冰寒，他浑身冒着扑扑热气，在远处灯光的衬托下，俨然如一尊雕像。众乐，齐唱《红高粱》中的“酒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歌声伴着吼声，粗旷昂扬，一时震落了不少池畔假石松树上的白雪，惊飞了鸟儿。翌日清晨，大家出外一看，又乐了，原来昨晚入住前，不知周边环境，旅馆前方竟是著名的十胜川河，在朝阳的映照下，河滩里满是众多来此栖息、黑白分明的白天鹅和黑野鸭，一片人间仙境。昨夜莫言这番天体展示，莫不是让这些鹅们鸭们饱享眼福，岂不快哉！

(郑宗培)

一颗一颗星就是一个一个人



摘自《一个一个人》，申赋渔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年 9 月出版，有删节

我一直相信，我是天上的某一颗星。这跟我奶奶有关。奶奶在我十岁的时候去世了。小时候，奶奶经常牵着我 去给“看青”的爷爷送饭。所谓“看青”，就是在旷野里，用高粱秆和稻草搭一个“人”字形的小棚子，住在里面，守着地里的农作物，不要被人或者小兽偷盗。我们陪爷爷说几句话，等他吃好了，爷爷拎着马灯去地里巡视，奶奶收拾好碗筷，牵着我，穿过乡间的夜色回家。偶尔会看到流星，奶奶就会站住脚，念一句“阿弥陀佛”。她说，又一个人走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天上的一颗星，就是地上一

个人。

1988 年，我 18 岁，没考上大学。正是收麦子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地在地里干活。父亲知道了我的分数之后，就没再看我一眼。我没脸跟别人说话，而左邻右舍呢，也不搭理我。在乡间，高中生是一种很尴尬的人。农民已经不把我们去当成他们一体的了，我们是读书人。没考上大学，我们又只能当农民。可是又当不好农民。乡亲们说我们成了“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废了。割麦子到后半夜，整个田地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腰像要断了，我丢下镰刀，躺在麦把上，对着夜空长长地叹一口气。满天都是星星，对着我闪闪烁烁。我忽然就想起奶奶的话。我想，我是哪一颗星呢？如果这会它掉下来就好了。掉下来了，我就可以去见奶奶了。奶奶从来不会对我失望，她一定还是一脸的笑，慈爱地把我搂在怀里。

在家里待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法待下去，我去了城里打工。做过木工、油漆工，后来在江南大学的江南书屋终于找到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当图书管理员。1992 年夏天，江南书屋又倒闭了。

江南书屋在江南大学一幢教学楼的一楼，本来是一间教室。前面一半做了书屋，中间用高高的书

柜一隔，里面一半是堆书的书库。我在书库的角落里清出一块地，放了一块木板，做我的床。

江南书屋倒闭了，我既没有了工作，也没了住处。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像一条认家的狗，又回到这个已经没有了江南书屋的教学楼。我爬到四楼露天的屋顶上，铺上席子，盖条毛巾被，望着星空发呆。月光很好，星星就显得有些稀落。我一颗一颗地看着。很亮很大的，我摇摇头，肯定不是我。闪烁不定，活泼快活的，也不是我。我朝远处看，找最偏的，最小的，最暗的。我就想，如果人真的是一颗星星就好了，就可以一直挂在天上，既不用吃饭，也不用找住处，更不会看到白眼。想到有人会对着天上的星星翻白眼，我忍不住笑了。

离开无锡，我去了广东。几经辗转，在佛山南海黄岐镇的一家家具厂做搬运工。已经是秋天了，这里还是热，而且蚊子特别大，可以隔着裤子叮人。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把车间里的双人沙发、床头柜等等，一件件扛到三楼的仓库，或者把仓库里的家具扛到卡车上，每天如此。有下午三点多，我抱着一只床头柜上到二楼，或许是有汗，或许是太累了，手一滑，柜子落下去，我赶忙伸出脚，让柜子砸在

脚背上，幸亏这样，柜子只擦掉指甲大的一块漆。黑而瘦的女监工立即跑过来，一边骂我，一边拿个小本子记录，扣我的工钱。她让我把柜子重又送回车间。我一瘸一拐地在前面走，她跟在后面不停地骂。

晚上躺在席子上，脚肿肿的，很疼，怎么也睡不着。我们睡觉的地方，是一个长长的仓库。人字形的屋顶，水泥地。地上一个挨一个铺着席子，几十个人，一溜排躺着。正对着我的屋顶上，有一个方方的，小小的天窗。我睡不着，就一直盯着天窗看。忽然看到一颗很亮很大的星星。星星一动不动，对着我，像要抛给我什么。我心里一动，并立即变得欢喜起来。或许，这就是属于我的那一颗星星了。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这个小镇。

我又流浪了许多年。一路上，我碰到了一颗一个人。我常常想，他们也是一颗一颗的星星，或明或暗，或近或远，或大或小，他们高高悬挂在天幕，构成一个星空——我们时代的天空。而那些星星，也照耀着我灰暗而平凡的人生。

精彩书摘



■《沙漠之花》

作者：【奥地利】华莉丝·迪里
【美】凯瑟琳·米勒
出版：漓江出版社

全球知名的超级模特华莉丝·迪里出生于非洲索马里，和家人在游牧生活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十三岁时，天性反叛的华莉丝勇敢逃婚，只身穿越荒漠，来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之后她又离乡背井来到英国。华莉丝通过艰辛的奋斗成为世界名模，足迹遍布全球。她基于自身的苦难经历，大胆反抗针对非洲女性的割礼陋习，并成为联合国特使，创办了沙漠之花基金会，为非洲女性的权益奔走呼吁。



■《百年浙商》

作者：毛祖棠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浙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商业奇迹。他们是如何从无到有，由弱而强，缔造了东方奇迹？在百余年的商业奋斗史中，那些优秀的浙商典范，又是如何开创了伟大的商道智慧？本书告诉你百年浙商的秘密。

作品以历史的眼光对浙商百年历史做了透视分析，对浙商人物事迹做了详尽记述，对浙商现象做了独到分析，是一部了解浙商进而了解商业借鉴成功经验的优秀作品。



■《王阳明·龙场悟道》

作者：许葆云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是“王阳明”三部曲第一部，讲述了王阳明如何被贬龙场而悟道的经历。正德初，宦官专权，王阳明因仗义执言，被廷杖、流放贵州龙场。一路上被追杀，遭遇海难，辗转江湖，生命受尽践踏，人生似乎已至绝境。

这一切并没有熄灭王阳明心中的那盏明灯，奋力自救，于龙场一夜悟得“知行合一”的大道，在绝境中完成自救；与苗人交朋友，和土司交往，平定战祸；受邀去贵阳教书，曾经的“绝境”已变成了桃源。